



门铃响，是拄着四脚拐杖的06室老太太。她问：“阿姐，你妈妈在家吗？”

称我“阿姐”的老太太，其实比我96岁的老妈还大2岁。十几年前，六户邻居先后搬来这幢高层，我对老太太一家人印象深刻：四代同堂，孙媳妇是挺着大肚子搬进新居的，如今，曾孙女已是高中生。

老妈和06室的太太就属于这样的长寿老人，无奈行动不便，被困室内，成了“半空”老人。想当初她们可都是当家人，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她们勤下楼的原因。

我和老太太常在电梯里相遇，有一次，我问她去哪里？她说到上海去！我吃了一惊，难道我们生活在上海以外的城市？老太太说，要去南京路买几斤芝麻核桃粉，我才醒悟，一些上了年纪的本地人确有把南京路说成是上海的习惯……

此刻，我赶紧搀住老太太进屋，又去卧室把老妈扶出来。见到老妈，老太太从口袋里摸出四包进口的白咖啡塞给她，问道：“还认得我吗？”

自从老妈患上认知障碍症后，她的记忆力严重衰退。据说鱼儿还有七秒钟的记忆，老妈的记忆究竟有没有七秒，我都不敢说。因为要强，老妈最不喜欢有人问这种问题，我赶紧在两位老人之间周旋：“认得、认得，我妈时常问起你的。”这是替老妈打了圆场。我又转向老太太说：“老妈喜欢喝咖啡，一会儿我会冲泡给她喝的。”听到老妈喜欢咖啡，老太太也高兴，她说咖啡是孙媳妇买的，孙媳妇对她好，时常给她

她买好吃的；曾孙女也对她好，放学后陪她说会儿话；钟点工对她同样好，为只剩一颗牙的老太太每天烧粥煮面。

这个好，那个好，唯独没提到自家媳妇。我也不问，因为我知道媳妇是真心待婆婆的，老太太的长寿就是明证。疫情期间，大家都宅家不敢外出，可那天我在楼下取快递时碰见“全副武装”的媳妇。一问才知老太太的常用药吃完了，她要去医院配药。说话间，一辆出租车经过小区，她连跑带喊总算拦下了车……

我问老太太：“你家媳妇知道你出来吗？”就像做错了事而暗自得意的老小孩，她撇嘴说：“等我她去妹妹家才出来的。”

我着实吓了一跳：大约半年前老太太也来过我家一次，我送她回家时，媳妇正慌慌张张地出来。见到婆婆，她委屈得差点哭了：“你出去怎么也不说一声？我买菜回来不见人，楼上楼下到处找，急死！正准备去派出所呢。”

看来老太太这一次又是“胜利大逃亡”。我飞快地在粘贴纸上写下“老太太在01室”几个字，粘在06室的房门上，这才继续充当二老说活的“中转站”。

电梯房无疑是老人们助步的工具，然而，对需要家人照护的“老老人”来说，他们同样望楼兴叹。为了让老妈多点活动，我时常搀她去后阳台

同春里是一条老式旧弄堂，这里有很多老建筑，一色的砖墙结构、木门，楼上楼下，海派风格。几十年风雨侵蚀，那原本油漆得乌黑的两扇木门，都有点斑斑驳驳了。31号是诸多老建筑中的一幢。当年，聂耳为躲避云南当局对进步学生的迫害，辗转来到上海，就住在31号。早些年，我住虹口，与同春里近在咫尺，后来，阅读了一些资料，又去了聂耳家乡采风，我对同春里31号有了更近距离的认知。

同春里31号的真正名字叫福兴公寓。公寓二楼，是昆明云丰商号设在上海的分店，对外叫云丰申庄。昆明云丰商号原来是一家皮草行，因经营亏损，遂改行从事香烟买卖。聂耳来上海后，住在二楼一个房间，既小又闷还闷热，白天也要开灯。房间外，有一个铁扶梯，年代久了，已显陈旧。沿着扶梯往上走，是一个共用的小晒台，聂耳住下后，小晒台成了他练



大约四五岁的时候，我会唱第一支歌《小猫钓鱼》：“太阳光金亮亮，雄鸡唱三唱。花儿醒来了，鸟儿忙梳妆……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？要靠劳动来创造！”十一岁到十五岁，父亲大人时常谆谆教导我和弟弟：“越吃，越馋！越困，越懒！”语调铿锵。

课文《龟兔赛跑》《愚公移山》《铁杵磨成针》、成语“笨鸟先飞”“头悬梁锥刺股”、名句“业精于勤荒于嬉”……也都在耳提面命教育我：懒惰，是一种非常负面的坏习惯。然而，对懒与勤的思辨，则要人过中年，方始有一点心得。试想，如若我们的先祖个个都很勤劳，只沿袭前辈的办法找吃的、弄穿的，或许我们至今还在茹毛饮血，刀耕火种。某个“懒惰”的先祖，不愿自己挖土，于是，第一张犁出现了。又一个不愿亲自拉犁的“懒人”，牵来了牛为他耕地。马匹、车船、飞机、农具、木剑、矛戟……一切

习小提琴的地方。同春里的环境嘈杂，卫生条件也不佳。聂耳从不习惯到渐渐习惯，最后融入了上海石库门生活。在同春里期间，他学会了生炉子、做饭、衣服、被子脏了，自己洗、自己缝。白天，他去附近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采购“大联珠”，然后去邮局、码头，将香烟寄往昆明。到了晚上，公寓内，充斥着喧哗声、嘴里啪啦的麻将声，但他充耳不闻，继续读书、学习。来上海前，聂耳是云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，参加了校共青团组织的读书会，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。来上海三个多月后，他参加了进步组织“反帝大同盟”。一天，昆明朋友来信，托他在上海购买电影拷贝，给了他一百元报酬。他给母亲汇去五十元，余下的则用来买书、添置过

冬衣服，还买了一把早就想买但又没有钱买的

小提琴！工作之余，他就跑上晒台练琴，一站就是几小时，不管天热天冷，从未间断。从此，同春里就响起了“练习曲”，响起了舒曼的《梦幻曲》，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首小提琴曲。

半年后，昆明云丰商号因买卖香烟偷逃税款被当局重罚而破产，上海云丰申庄也关闭了。突然的变故，将聂耳推向了生活的风口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青天白日中突来一个霹雳：‘滇记’已发生问题。这事显然在不久的将来要给我一个生活的变异：回去吗？还是找别的事？这两个问题突然萦绕着脑际。”

回昆明吗？不现实。继续留在上海吗？云丰申庄关门了，没有了立足地。夜幕下的黄浦江，波浪翻

滚，聂耳站在黄浦江畔，看江水流去，前路漫漫，人生的驿站在哪？正当他进退两难之际，明月歌剧社招收小提琴手。他前去报考，被“明月社”录取了，从此开启了她的音乐人生。

聂耳在上海一共生活了五年，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五年。五年中，他创作了30多首音乐作品。同春里31号，是他的音乐人生起点。他从这里出发，走向音乐的天空，后来谱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。前年，我去同春里寻访聂耳故居，同春里及其周围的危房简屋，已被夷为一片平地。站在同春里遗址，恍若有烟云飘过，聂耳在同春里31号的生活情景，如影像一幕幕再现眼前。



干。不怕手脚懒，就怕头脑不勤。然而再懒，有几件事情是无法由机器代劳的。

第一是爱。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思念、游子身上衣的牵挂，还是人类和少数动物才懂得和拥有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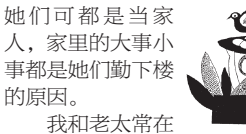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是灵感。安装在电脑里的软件能写诗写小说写新闻，它们的“聪明”，只能以浩瀚的人类智慧为本源。目前，真正的灵感和创意，只能出自人类。

第三是对美的欣赏。大漠孤烟、长河落日、小桥流水、春花秋月、美人美景、天籁佳音、绝妙好词、吴带当风，曹衣出水……当下，只有肉骨凡胎的人能赏析，品味。

第四是思想。即便脆弱如芦苇，人也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。当然，此文说的“懒”，并非现实生活中好吃懒做之懒，而是积极开动脑筋，发明创造之勤。愿深思而出的创意能成为灵感，灵感化作思想，思想再早日成为产品，造福人类。

# 「半空」老人

章慧敏



## 懒与勤

孔曦

工具和兵器，都是人类手脚之延伸；望远镜、显微镜、电报、手机……诸多日新月异的观察手段和通讯技术，是人类眼耳口鼻身意的扩张。一个又一个想“偷懒”的念头，孕育了

人类科技史上一次又一次勤快的进步。一块搓衣板，令“长安一片月，万户捣衣声”的画面成为过去；一把羊皮伞，为旅人提供了避雨的所在，省却了无数长亭短亭。

电脑、光缆、网络、移动通信、移动客户端，使地球成了信息村庄。无论好事坏事，分分钟传千里万里。在线翻译器打破了语种的藩篱，搜索引擎取代了索引小卡片，无人机开始送快递送外卖。今后，应该还会出现智能家居、无人超市、智能汽车、小到纳米级的智能外科医生……一言以蔽之，人有多“懒”，机器就有多能

边看边聊

## 七夕会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藏北流传着一句顺口溜：“山上不长草，风吹石头跑，氧气实在少，四季穿棉袄。”这是生活在藏北的那曲人对海拔4600米，高寒缺氧，气候恶劣的无奈。当时，我们做梦都企盼，那曲山上山下能长草并能长树。

前几年，我偕夫人赴那曲参加六十周年校庆，意外发现那曲的火车站外，有三棵纤纤小树，孤零零地在风中摇曳。惊喜之余，又觉可怜。回上海后，夫人犹如牵挂远方的“爱子”，时常念叨它们的命运。去年九月，我去西藏“探亲”，看望我的学生，也带着夫人的思念，专程从拉萨坐四个小时火车去那曲，想“看望”那三棵小树。年轻的校长开车来接我，按藏族风俗献上哈达，旋即关心我有没有高原反应？催我赶紧上

车。而我却心系那可怜的小树，心不在焉。校长大概揣摩出了我的心思，笑着说：“徐老师，现在那曲的树，已不止三棵了，一路都有。今天就坐在车里远远地看，明天我陪您去看个够。”车开得并不快，我隔着车窗往远处寻找树的影子。校长也许察觉到我的失望，提醒我：“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”我收回远眺的目光，惊喜地发现秘密就在路边一个个齐腰高的木栅栏围中。探出的几片绿叶分明告诉我，小树就藏在这里。

当晚，我给远在上海家中的夫人发微信：“我虽来不及去看那三棵小树，但它们一定长高、长粗了。今天从火车站到宾馆的路上，我已看到许多小树了。”夫人惊喜之余，似乎略带些许怀疑，她有点埋怨地回复：“怎么不发几张照片给我看看？”我知道那三棵是她日夜思念、并寄予希

望的小树，因为只要这三棵小树能成活，那曲就总有一天会绿树成荫，改变缺氧的恶劣气候。入夜，在睡梦中，我“遇见”了那三棵小树，枝繁叶茂，已长成参天大树。黎明，从喜悦中醒来，我独自站在街中央，对着街道两旁一阵狂拍，又走到木栅栏前拍了几张小树的特写镜头。早餐后，校长陪我去看那些不知名的“那曲的树”。如今的那曲，除市中心外，分东南西北四个区。宽阔的环城路两侧，排列整齐的白色木栅栏和攀附在栅栏上的嫩绿树叶，在朝阳映衬下，煞是壮观。走进校园，跃入眼帘的是：五星红旗飘扬的升旗台四周，灌木丛郁郁葱葱，生机盎然；新落成的“综合楼”前，几棵满枝碧绿的稚嫩小树，亭亭玉立，朝气蓬勃。驻足刚开建的公园大门外，朝园内环视，似

水乡村韵摄影（陆大星）

笔者主持谜会时，悬出谜面征射后，有时会有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，即猜谜者偶尔会报出与笔者原底相异的答案，然而细细一想，却又与谜面文字非常吻合，不得不佩服射者的破谜慧心，于是心悦诚服地奉上奖品，顺便说出原谜底，请猜者赐教。记得一次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的“灯谜大家猜”的活动中，我出了一条“独字谜”，谜面为“克”，要求

灵动了，因为谜面倒看适为“胃口”二字。更有以“亚”字为面，要求打2字常用词二，谜底原为“失业、唯一”，结果猜者却以“减负、就业”被主持人赞为“列中”。虽然都采用“增损离合法”扣合，但后者慧心拈出“一”为数学中“负号”，便胜过前底许多了。在灯谜活动中，尤其是高手荟萃的大型谜赛或谜家“雅集”时，“列中”之谜屡见不鲜。猜者制者的切入点多不同，双方见仁见智，增加了彼此间的互动、切磋机会。对此，笔者深有感触。数月前，执教于吴门老年大学灯谜学班的姑苏谜家金震宇，欲为学员操练射谜技艺，索我模谜若干，以为出题之需。我有一谜，谜面为“开始骗人”，要求打2字动词一，谜底原为“起哄”（注：别解为“起始哄骗”之意）。后接金君电话，云一老先生猜作“启蒙”，询可否算中。推敲此底，以“蒙”别解作“蒙骗”，“启”则作开始解，一点不比拙底逊色。足见金君教得地道，学员们学得扎实。

## 一谜双猜全算中

江更生

打3字沪语一。一位猜者举手应猜，随即讲出谜底“老底子”（原意为“很久以前”）。我不免暗暗称奇，但后者慧心拈出“一”为数学中“负号”，便胜过前底许多了。在灯谜活动中，尤其是高手荟萃的大型谜赛或谜家“雅集”时，“列中”之谜屡见不鲜。猜者制者的切入点多不同，双方见仁见智，增加了彼此间的互动、切磋机会。对此，笔者深有感触。数月前，执教于吴门老年大学灯谜学班的姑苏谜家金震宇，欲为学员操练射谜技艺，索我模谜若干，以为出题之需。我有一谜，谜面为“开始骗人”，要求打2字动词一，谜底原为“起哄”（注：别解为“起始哄骗”之意）。后接金君电话，云一老先生猜作“启蒙”，询可否算中。推敲此底，以“蒙”别解作“蒙骗”，“启”则作开始解，一点不比拙底逊色。足见金君教得地道，学员们学得扎实。



## 旅游